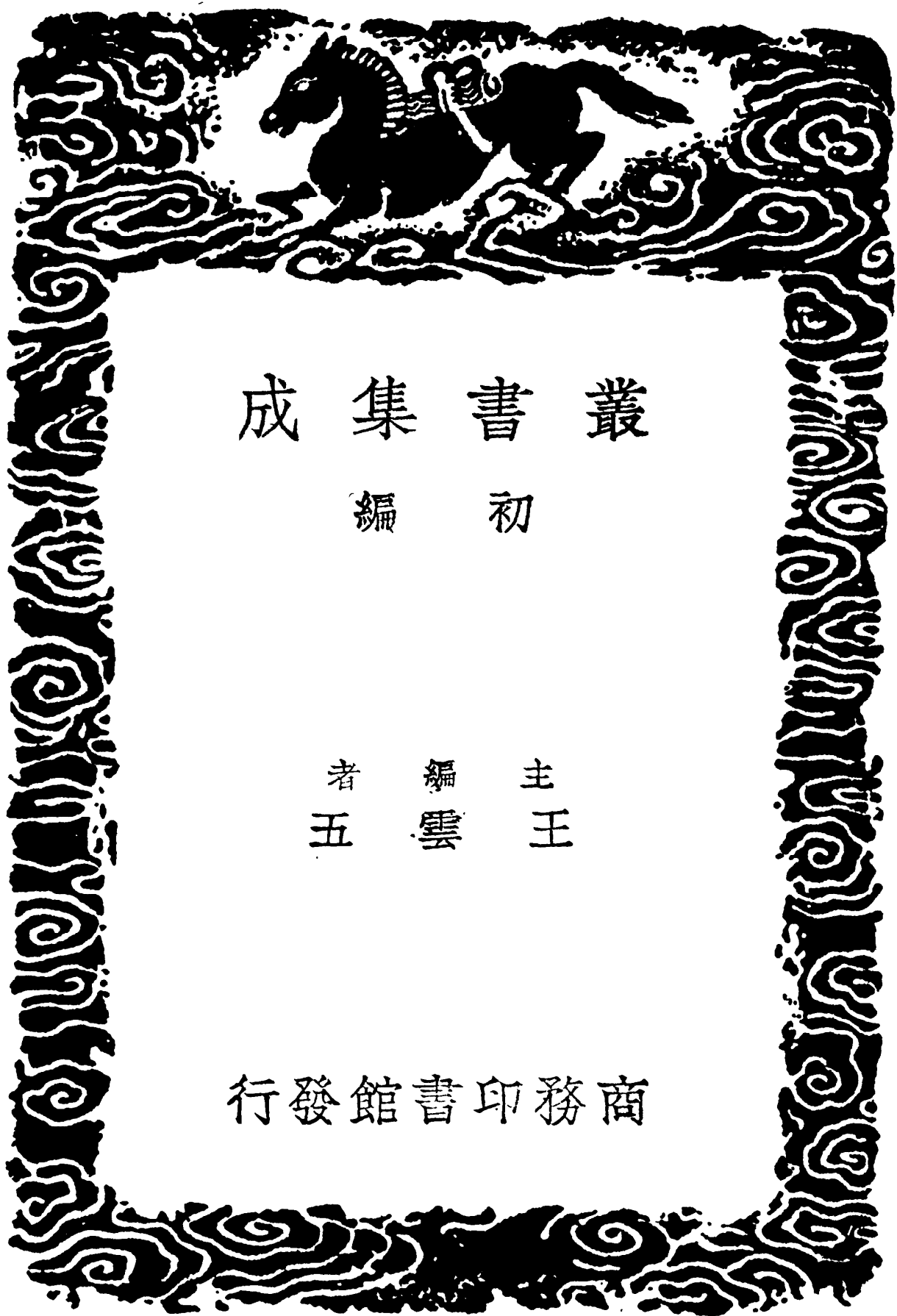


參

及附
續校
校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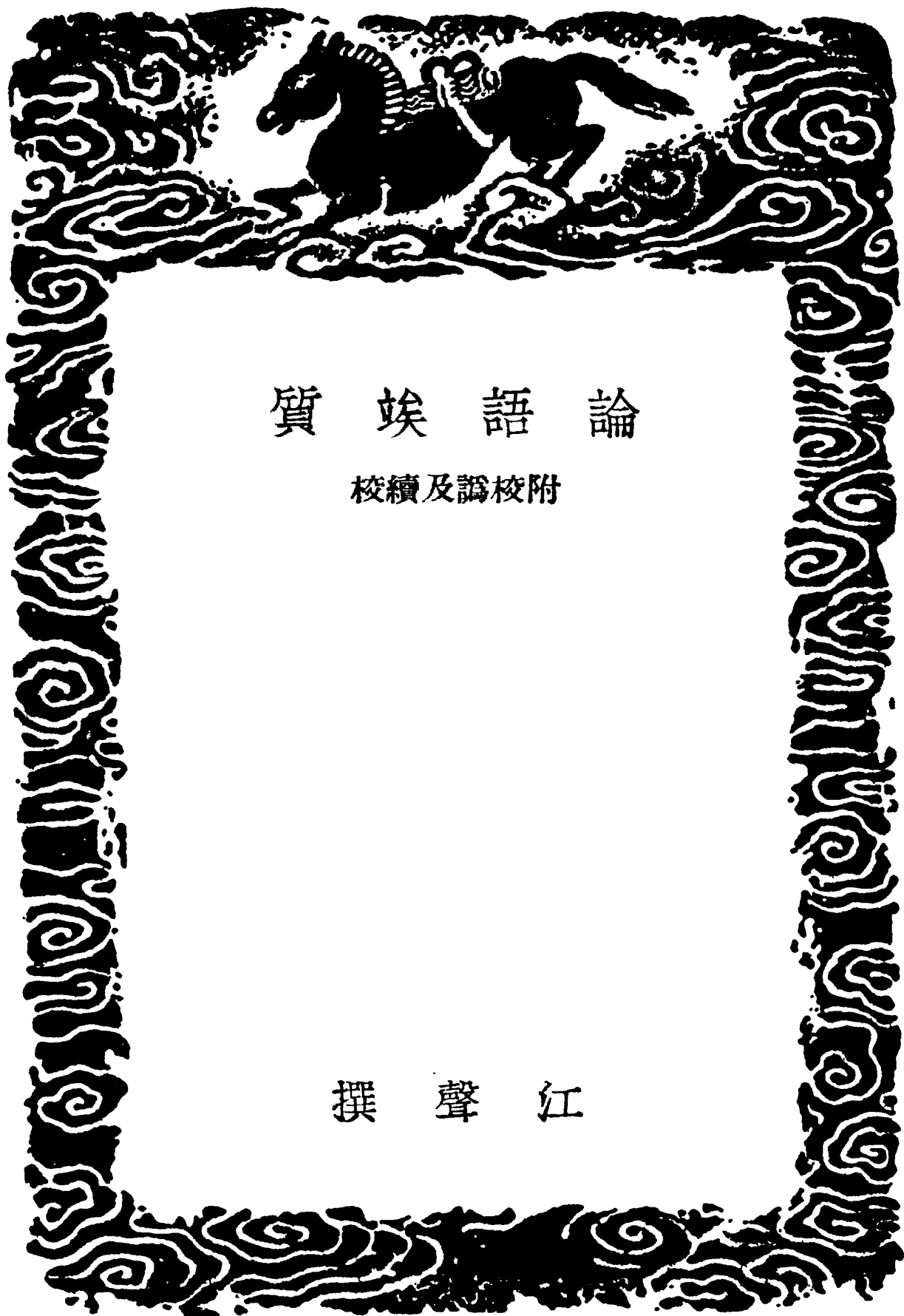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論 語 彙 質

附校及續校

江 聲 撰

論語
埃質

本館據琳琅秘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論語埃質敘

余僮蒙時師授以朱注論語。方在幼沖。焉識是非。意謂師所授當是也。弱冠後。見何晏集解。頗采漢儒之說。喜其簡括。不似宋注之繁蕪。而于晏之注。未以爲是也。後閱漢書藝文志。知有古論語廿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齊論語廿二篇。多問玉。知道。魯論語廿篇。傳齊論者。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張禹。釋文序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焉。由是言之。兩漢諸儒。傳論語者不下數十家。今其全注皆亡其軼。乃僅見于何晏集解。及裴駟太史公書集解。而何晏所采諸儒之注。往往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英。至晏自下已說。率皆諄繆荒誕。於戲。論語之學。不其殆哉。余年三十。屏弃時學。從事羣經。于論語有欲截正者數十條。以年輕學淺。不敢以問世。四十後。遂精于尙書。凡再易稿。至五十三而書成。既而諸同人咸謂宜公同好。競助刻資。爰復繕寫付梓。逮剞劂事竣。而年已七十矣。自分將就木焉。幸天假吾年。俾有餘力。豈容坐廢歲月。意欲準說文解字。以繩經史子之譌字。謂亦足以嘉惠來學。唯是老莊馬班之書。不能如羣經之了然于心胸。其當繩之字。尙需肆力勤討。孜孜數年。功未及半。比及七十八歲之秋。筋力驟衰。肢體不仁。荒廢者累月。已乃聊試握管。尙可勉焉。念準繩之書。曠日持久。可屬之後學。姑以久蓄于胸之論語錄出之。于年終創始。至

次年季春。市三月而成。題曰論語堯質。堯質者。不敢自是。堯質正于同學及來哲也。
嘉慶四年歲在屠維協洽夏五端陽日壬戌元和江聲書時年七十有九。

論語竢質卷上

清 元和江 聲長庭撰

學而弟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者。愜心之謂也。學而時習。溫故知新。見聞日廣。知識日益。閱者胥通。疑者盡釋。心曠神怡。不亦說乎。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之謂說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猶悶也。易文言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所謂龍德而隱者。不亦君子乎。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仁。讀當爲人。古字人仁通。雍也篇。井有仁焉。明有證矣。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之言。不知六書段借之法。徒執泥仁爲仁義字。紛紛解說。終无當也。

事父母能竭其力。

說文解字曰。渴。盡也。从水。曷聲。二千年來相承。以渴爲飢渴字。而以竭代渴。由是經傳史子諸書。凡渴字。无不誤作竭。至于歠字。則皆不从欠。亦誤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鄙陋也。鄙陋則不莊重，學可以救其鄙陋，則不固矣。不固則莊重，莊重則嚴威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以冠之。子罕篇所記，乃其全文，可證也。記于此者，不稱子曰，後人遂聯合于此，非也。

子貢

久矣。羣書相沿，作子貢矣。惟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焉，僅一見爾。案說文解字云：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端木，公名。賜，則字必是子贛。凡作子貢者，皆非也。

未若貧而樂道。

鄭公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賤爲憂苦。然則鄭本无道字。孔君于下文注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則孔本有道字。皇侃本及唐石經亦皆有之，善均從衆可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爾雅曰：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叔然曰：治器之名。

爲政弟二

而衆星共之。

共，讀爲収字，大當作収。从収，又。

恩繇表。

恩、从心、囟聲。囟頭、會腦蓋也。恩慮所從出也。以囟爲聲。諧聲兼會意也。俗書易囟爲田。失意義矣。𦵏从亡、𦵏聲。今俗書譌甚。字畫全非矣。𦵏从衣、牙聲。流俗輒以邪代之。邪乃琅邪郡名。又俗稱父爲邪。又爲語餘聲。皆音弋奢反。无不正之義。音義皆失矣。惟周禮宮正職去奇袤之民。內宰職其奇袤。猶存正字。𦵏遲。

鄭公曰。𦵏遲。弟子𦵏須也。案𦵏从火、𦵏亦聲。今易火爲大。譌矣。

子亟問孝。

說文解字云。夏大也。中國之人也。从攴頁。从臼。臼兩手攴兩足也。俗併頁攴作。尙有字義乎。孔君曰。子亟。弟子卜商也。

子曰色難。

鄭公曰。和顏說色。是謂難也。見詩凱風正義宋朱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爾。案朱子之注此條。最爲精美。蓋本鄭公之旨。而佐以祭義之文。邇達其說。是以卓然特見尤異。實則鄭公啓之也。

有酒食。先生饗。

饗。本皆作饌。異文同字也。鄭本作餽。音訓雖不同。字則通也。儀禮特牲篇。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鄭注云。古文饗皆作餽。言皆則以下諸饗字及少牢篇諸饗字皆同也。又有司徹乃饗如饋。鄭君亦云。古

文饗作餽。然則今文以饗爲餽。故許叔重說文解字不收餽字。以饗足該餽矣。公羊昭廿五年傳云。餽饗未就。餽是食餘。何云。未就是實。以餽爲饗。則饗餽二字彼此互用。故云字通也。此文字雖作饗義。實爲餽也。讀當從鄭公爲是。

人焉搜哉。人焉搜哉。

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發長安吏。與俱至霍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是以廋匿爲搜索字。則亦可以搜索爲廋匿字矣。蓋惟廋匿是用搜索。事相因也。漢人以此二字交相互用。故說文解字有搜無廋。然則經典凡廋字。皆以搜字代之可也。周官夏官有廋人。當作搜人矣。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國語曰。忠信爲周。說文解字云。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然則从者公正。比者偏私矣。

子曰。書云。句。孝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書。逸書也。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說文解字曰。施。敷也。从攴也。聲。字作𢦏。讀與施同。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案漢石經作孝于。自偽孔氏截取惟孝二字。屬下友于兄弟爲句。以入僞君陳。後之讀論語者。以孝于二字不辭。遂改作孝乎。以屬上書云爲句。於戲作僞之禍。害一經而波及他經。可深愾哉。

八 盜弟三

八溢舞于庭。

溢、夷質反。世俗相承，作人旁育。說文解字所無，不可用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八章之八，有云千僮羅舞成八溢。則古者段溢字爲之，當從之也。馬融曰：溢，列也。天子八溢，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聲案：八人爲列，則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卿大夫四八卅二人，士二八一十六人矣。或說人各如其溢數，若然則士二溢，止有四人，何以成列？且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有女樂二八，可知皆八人爲列矣。或說非也。又案春秋隱五年經書初獻六羽，左氏說：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初獻六羽，始用六溢也。公羊說：天子八溢，諸公六溢，諸侯四溢，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二說未知孰是。馬君則從左氏說也。

繪事後素。

鄭康成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惠半農先生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辨閒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者。鄉歟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聲案攷工記曰：凡畫繪之事，後素功，則素是人功，非質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大祭也。緩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於灌。孔子觀之意，鬯神洽，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韶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且爲說知其說者之功效。古無寘字，或段借示字爲之。易坎上六：寘于叢棘。劉瓛本作示于叢棘。故鹿鳴詩：示我周行。鄭君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又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公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此文示字，讀亦當然也。指掌而云寘諸，斯言天下可運于掌也。

臧臧乎玼哉。

說文解字云：臧，有文章也。从有，臧聲。玼，臧也。从彡，从文。今本臧作郁，別矣。玼，作文，省也。臧玼二字，皆廢不復有見矣。

子曰：臧不主皮。

鄉射記曰：禮，臧不主皮。鄭公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臧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臧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向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

非所于行禮。其狀又主中。此主皮之狀與。

爲力不同科。

馬融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子嘗有言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卽此一端。人必以爲諂矣。推之他事。孔子無不盡禮。其爲人所訾議者。當復不少也。

孔子事君之禮。卽如拜下一節。衆皆拜乎上。而子獨違衆而從下。人必以爲諂矣。他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君位。鞠躬如也。色勃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已。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夫子事君盡禮之實。人不能然。反興譏刺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敍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里仁弟四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安而行之也。利仁。利而行之也。

造次必于是。

鄭公曰。造次。倉卒也。案說文解字云。趯。倉卒也。从走。束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爲趯也。顛沛必于是。

顛沛。讀爲趯跟。說文解字曰。趯。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顛跟。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觀過斯知仁矣。

表記曰。與仁同功。然後其仁可知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者。喜其多壽。多壽。則來日滋少。是可懼也。父母雖康健。日薄西山。康健其足恃乎。是懼之一念。常與喜交并也。

公冶長弟五

胡榑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榑。殷之六胡。然則榑是夏器。胡爲殷器。先儒偶不檢而交相誤解。後人相承沿襲。莫之釐正。今正之。今本瑚字。乃珊瑚字。左氏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胡不从王。說文解字木部云。榑。胡榑也。从木。連聲。則榑亦不當从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咸曰。既然子贛。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贛心也。案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正與包咸注合。然則此文與女下其有皆字與何晏本則無有。宋人遂創爲許女自知弗如之解。增字而爲曲說。殊屬不辭。蓋其意以孔子必不可謂不如顏淵。不知此在他人之見則然。在孔子自視。未有以異于人。孔子雖嘗自言學之進境。自十五以至七十。歷歷可數。此日後追思約略可計。方其日征月邁之時。必不自覺。而于諸弟子之學業。則恆知之。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悟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孔子之于顏子。見其勇猛精進。日起有功。必自計己所不及。方深喜其早成而勝己。此素志也。故既然子贛。且曰吾與女皆弗如。此中心誠實之言。非謙讓之辭也。

宰子晝寢

晝。非謂日中也。說文解字云。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晝省。从日。晝。正義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此不易之法也。蓋古人雞鳴必起。詩鄭風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禮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初辨色而入朝。則其起身尙冥也。左氏宣二年傳。趙宣子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是亦雞鳴時起者。宰我蓋天明而後起。方其未起之時。早已晝矣。故曰晝寢。必非既起之後。日中而復臥也。于予與改是。

孔子嘗有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子早已知宰我之言不信矣。今于人之言。亦不敢遽信。懲于宰我而改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居蔡。僭也。節者。桷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案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僭是二者。不知分量甚矣。何得謂之知乎。若謂以山藻之文。飾藏龜之室。文仲不若是之癡愚也。

微生高。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師古以爲卽微生高也。又東方朔傳曰。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曰卽微生高也。蓋微尾字通。堯典。鳥獸。孳尾。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其音訓皆同矣。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然則微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旣如此。其直非直可知。夫子卽其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則其私曲盡見。無論其他矣。

或乞醯焉。

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饔。鄭公曰。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饔。以五醢。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醢人共齎菹醢物六十饔。說文解字云。醢。酸也。作醢。以醬以酒。从醬。酒。並省。从皿。皿。器。

也。然則醯乃醬之酸者。非酢也。

左丘明

太史公書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起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挾。子叶反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古本如此。朱子本衣下有輕字。而解衣云服之。是襲誤本而謬解。詒誤後學矣。釋文于下篇赤之適齊。節音衣。於旣反。而於此不音。則此衣當如字讀。下不應有輕字。皇侃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則皇本亦無輕字矣。蓋凡物獨用。則用罕而壞遲。與人同用。則用繁而易壞。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敝而無憾。不存人已之見。可謂公矣。與朋以下九字。作一句讀。共字不當絕句也。

雍也第六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鄭公以爲秦大夫。案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此子桑伯子。伯子當是字。不得云子桑亦其字。殆非公孫枝也。或以爲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又案莊子大宗師。子桑戶死。歌者曰。嗟來桑戶乎。則似

桑戶其字。子乃尊稱之爾。亦非此伯子矣。又彼下文稱子與與子桑友。未審桑戶子桑。是一是二。姑闕疑焉。

與之庾。

包咸曰。十六斗爲庾。非也。案聘禮記曰。十六斗爲藪。注云。今文藪爲逾。包氏蓋以逾庾音近。而以爲同物。遂以逾之數量說庾。故以爲十六斗。殊未審諦也。錢大令坵曰。與之庾者。釜外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益之數。反多于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攷工記陶人職云。庾實二穀。瓠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左氏^{昭三年}傳云。四升爲豆。豆實三則斗二升。然則穀受斗二升也。庾實二穀。則容二斗四升。蓋初時與六斗四升。不爲少矣。因冉子請而益以二斗四升。斯爲允當。

子謂仲弓曰。蠃牛之子解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說文解字云。蠃。耕牛也。國語曰。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以譬世家之子失位。而下齊於氓庶也。耕牛。所謂畎畝之勤也。解。赤色。周所尚也。周禮陽祀用解牲。解而且角。中牲怪矣。太史公書曰。仲弓父。賤人。蓋身爲庶民。先世未有仕進爲士大夫者。故謂之賤人。賤。故以耕牛爲譬。當時卿大夫皆世官。用人必世家之子。罕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此。意謂雖生于微賤。苟能才德尤異。卓然特立。人必知之。明主求賢。必見擢用。不沒沒也。所以勸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而自弃也。止爲喻言。而不明斥仲弓。若非與仲弓言。弟子安知其爲謂仲弓也。且聖人豈背後談論人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乎。曰。亡之命矣夫。

牖在室中西南隅。平時寢處。恆南首于牖下。疾時亦然。牖有浮思。孔子于時從浮思入手。執伯牛之手也。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知者樂水。

說苑曰。夫知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閒。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人。鮮絜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知者之所以樂水也。

仁者樂山。

說苑曰。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隆崇纍嶽。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萬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生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否。讀如易否卦之否。厭。讀如叔孫豹夢天厭己之厭。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咄。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欒紫注。並見太史公書。孔子世家注。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于此者。歎好學不倦者之難得也。

述而第七

何有于我哉。

孔子嘗有言曰。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則子未嘗高視默識。必不委曰不能。又嘗曰。莫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則學不厭。誨人不倦。夫子固已自任矣。此言何有于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于我哉。非謂何者能有于我也。子罕篇亦有是言。義同此。

自行束修以上。

鄭公曰。束修。謂年十五以上也。聲謂檢束其身。修治其行。束修以上。猶言絜己以進。泐河。

說文解字曰。泐。無舟渡河也。从水。朋聲。今經典輒段借馮字爲之。而泐字遂廢矣。飯疏食飲水。

疏。菜與也。飯時惟有蔬菜。無肉食。飲有水。漿、醴、涼、醬、醢。凡六。飲茲惟水而已。無他物。皆言儉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太史公書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段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然言。孔子爲此言在五十以後矣。孔子爲文言。于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于九三曰。乾乾因時而惕。于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及時。故无咎。蓋九二中而不正。故言邪。閑邪存誠則正矣。九三正而不中。因時而惕。求時中也。九四不中不正。故言上下非邪。求正也。進德修業。求時中也。故无咎也。卽此三爻。可見聖人修己之學矣。蓋孔子知不得用于世。不能以易道措施于天下。惟以自治其身。于是歎曰。天其段我數年乎。我得有五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學易。蓋三四年于茲矣。未知年壽幾何。能竟功否。故發此言。非貪生也。誠以易理淵微。學之久而好彌篤也。夫孔子豈猶有過哉。而曰可以無大過者。蓋聖心沖虛。不敢自信無過。惟恐有過而不自知。且重視夫過。有過卽爲大。不敢云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公曰。讀先生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案。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疏引何子季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然則曲禮所云。卽此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若教詩書而或諱。則音乖。音乖則義晦。滋學者惑。執禮謂執行禮之儀注。今存者儀禮十七篇而已。執之以詔行禮者之儀文。如有所諱。則儀文差誤。故必皆正言其音。周禮太史職。執書以次位。常執書以詔王。蓋凡行禮必有所執也。若以雅言爲常言。弟子無煩記矣。惟不厭宿。

說文解字曰。雉。繳軼飛鳥也。从隹。弋聲。孔安國曰。宿。宿鳥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讀與午同。午。悟也。互鄉之人。性多悟。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曰。僮。未冠也。从人。童聲。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彼僮子。抒誠而來。吾與其進見之誠爾。不與其既退之後何如也。何必拒之甚哉。蓋凡人潔己而來。卽與其一時之潔。不保其既去之後仍潔否也。

陳司敗。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鄭公曰。司敗。人名。齊大夫也。聲謂鄭說近是。司敗。蓋齊陳氏之宗也。巫馬旗。

巫馬。官名。于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太史公書弟子列傳曰。巫馬施。字子旗。說文解字曰。施。旗兒。从𠂔也。聲。齊變施。字子旗。然則論語作巫馬期。段借字也。

子疾。

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集解于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案。包咸于子罕篇。解云。疾甚曰病。則包本于此。亦無病字。

禰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說文解字曰。譌。禱也。疊功德以求福。論語云云。从言。𠂔聲。何本。譌。誤爲誄。後世相承襲誤。夫誄者。死後誄而作諡。夫旣死矣。何所禱乎。

增記

施于有政。長洲宋翔鳳曰。漢熹平石經論語殘字。見洪氏施於有政。於字作於。上文友于兄弟作于者。引書文也。施於有政作於者。孔子之言也。自僞君陳篇改爲克施有政。以人書文。近儒自閻百詩以來。遂誤以施於有政爲逸書之文。而竟改作于字。是當證定。

論語蒧質卷中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公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
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
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慎而無禮則認

說文解字曰認思之意从言思亦聲段若膺大令据廣韻作言且思之疑古文作言且思之意聲案
慎而無禮則臨事不知所措必籌箸思之反覆不已猶恐有失若所謂季文子三思也認當解爲三思
之意孫卿子議兵篇云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用其文而改認之言旁从魚
蘇林注引此文以正其讀而訓爲懼貌然則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認从魚从艸皆非也三思與
懼意正相近

則民不愉

說文解字曰愉薄也从心俞聲今本易心从人非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教化甄陶斯民。可使常游于吾甄陶之中。不可使知吾甄陶之也。堯時之民。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夫其飲食作息。皆帝力也。而以爲于我何有。是由不使知之。是以成此熙皞之治。如使知之。則知識開。知識開。則巧慧生。而變詐百出。而不可治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學。所以求善也。三年。則爲學久矣。猶不至于善。則于學不易有得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公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馬融曰。亂。治也。鄭公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何晏本。亂下有臣字。陸氏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案左氏襄廿八年傳曰。武王有亂十人。孔疏云。言有治理政事者十人。是傳文無臣字。又昭廿四年傳引泰誓杜注云。言有治臣十人。則傳文臣字。蓋杜氏增之。何杜二氏。皆非學人。宋人無知。輒據其誤本。劉侍讀遂創爲子無臣母之說。以婦人爲邑姜。蓋邑姜雖武王賢妃。而其佐理內治。未有見武王。必不夸獎之。詩敍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此可見文母之佐文王。內治至矣。武王承文王之業。深賴之矣。故曰有亂十人。言治內有文母。治外有九人也。乃或執泥衍字。而變更舊說。宋人之不學類如此。

子罕弟九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無所成名者。聖無不通。不可以一材一藝名之。此所以爲大也。學記曰。大道不器。此之謂也。黨人殆深知孔子者。惜其姓名不著也。

太宰問于子貢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孔君不能指實。鄭公曰。吳太宰嚭也。陳孝廉仲魚云。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于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疑太宰問子貢。在此時也。案此說。證明鄭注。最爲精確。

牢曰

鄭公曰。牢。弟子子牢也。聲案牢。蓋弟子字也。其姓氏及名。鄭公未言。太史公書亦不具。殆不可攷矣。或乃以爲琴張之名。是受王肅之欺而不自知也。

我詎其兩端而渴焉。

訖、扣也。讀如公羊。吾爲子訖隱之訖。兩端始末也。渴、盡也。言我于問者必訖其事之兩端。而渴吾所知以告之。明無隱也。世俗相承以銖兩爲參兩。而兩字廢。以端正爲端倪。而端字僅見于攷工。尤可恨者。以渴爲飢。渴字而渴字廢。又順非妄作。以竭代渴。而訓義乖。致使後人不得識字。是何心也。凡經史傳記。渴力渴忠字。皆當从水。下文旣渴吾才。仿此。若从立。則非其義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周禮內豎官。鄭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其職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使僮豎通王內外之令。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也。是則古人不與僮子爲禮。當其來前坐者不爲之起。夫子于齊衰者、若冕衣裳者、若瞽者。此三項人。設或見之。雖其人年少。必爲之起。古人五十而後爵。年少而冕衣裳者。當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雖少必作。則成人必作可知。不待言矣。言必作。則坐可知。亦無煩言。坐若改爲雖坐必作。則設當不坐時見之。將何如哉。

子欲居九夷

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李巡注爾雅曰。九夷。一曰玄徒、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曰鳧、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說文解字云。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也。然則君子居之。

謂九夷乃君子所居之國。馬注云：君子所居則化，似謂君子往居則化之，非也。蓋孔子終不以君子自居也。

未成一匱，雖覆一匱。

漢書王莽傳上綱紀咸張，成在一匱。一匱二字，當本諸此。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大非，無友不如己者。

不如，非謂不及也。如以不及己而不友之，則彼勝己者，將亦以我爲不及而不吾友矣。友道母乃絕乎，不如所爲不相如也。不相如則彼此皆無所取資，友之何益？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即使同焉爲學，己則志在潛修，下學而上達；彼則志在求名，務博以矜世。是卽不如己者。蓋同志爲友，志同則相切相摩，日就月將，交相益也。不如是，則友之何爲？

鄉黨第十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

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三倉云：鞠躬敬畏兒，立不中門，謂雉門也。雉門有闔人，將見君，必謁闔人，使入白于君。子于是佇立以俟之，不中門者，立于闔東闕外，不當棖闔之中也。

過位。

包咸曰：過君之空位。案：君日出而視朝，旣而退適路寢，則空位矣。故包氏以爲空位。鄭公謂入門右北

面君揖之位。此千慮之一失也。

攝齊升堂。

儀禮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鄭公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復其位。蹶蹠如也。

說文解字云。夏。行故道也。夏。今通作復。孔安國以其位爲來時所過位是也。向者過之。足蹶如。茲復經其處。故蹶蹠如也。自是而徑出矣。

私儻。

韓非子曰。自營爲人。背人爲公。則人者對公而言。上文聘享。皆奉君命以將事。皆公事也。此則以己物見于所聘之君。則爲私事矣。玉藻所謂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也。說文解字云。儻。見也。从人。賣聲。人臣無境外之交。而有私見者。旣以公事接見鄰國之君。不可無所藉手以將其敬。是以有私儻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說文解字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攷工記鍾氏職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緌。蓋以纁入藍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緌也。飾。純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說文解字云。紅。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攷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北方之色。相次以

成采者紅則赤白合併紫則青赤合併皆雜和而不分非正色也故不以爲私居之服則他服可知矣。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安國曰暑則禪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聲案曲禮曰絺綌不入公門爲絺綌褻衣不表則不得入公門故平居亦不宜露見詩云蒙彼絺綌是絺綌也謂以展衣蒙絺綌之上也毛傳云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裋裼之服也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綌是先儒皆以絺綌爲親身之服不解宋人何見而必欲反易之如謂表絺綌于外則裏衣必布古人之布非麻則紵貧者不能衣帛則以布著絮以禦寒者當暑以爲裏衣而外加絺綌焉能繼裋奚用絺綌爲哉曾謂致知格物者而爲是說哉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安國曰今之被也說文解字云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者案鄭公亦以爲臥被蓋先儒相承舊說皆然宋人執持臆見必以著于身者爲衣創爲謬說且欲移置此文于後咎莫大焉尙書狄設黼展綴衣謂帷幄爲衣也又古人以薦覆牛謂薦爲牛衣此皆非身所服者宋人曾不知之邪。狐貉之厚以居。

鄭公曰在家以接賓客說文解字云貉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今經典相承作貉而貉字遂廢矣貉乃北方豸種之國別一字也。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所爲齊者之遺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蓋于是設明衣以象其神、則思尤專一、而見尤親切矣。布、蓋十五升之布也。因上文歷記衣服之制、而埤記此。

齊必變食。

變食、更易新饌。朝時餽餘、日中不食、夕時亦然。周禮、王、日一舉、齊、則日三舉。一舉者、亞飯三飯。因初飯之餽餘、三舉則每飯改饌、是謂變食。故鄭仲師引此文以說周禮。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說文解字曰、厭、飽也。糲米一斛、舂至九斗爲饗、舂至八斗爲覲、皆精矣。而覲尤精也。少儀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鄭公曰、聶之言蹀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是則膾宜細也。齊時食必有節。食雖精、膾雖細、不因精細而厭足也。

不時不食。

鄭公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割不正不食。

蓋齊時則然。平居燕食。或不然也。

不得其醬不食。

醬。醢醢也。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股脩蜆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

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是醬必與食物相配。不得則失其宜。故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既。說文解字云。既。小食也。从皂。无聲。小食未詳。案。既从皂。或說皂。一粒也。蓋六穀之實。有大有小。粒小者。煮爲飯。米粒小于他飯。謂之小食。既。其是與肉以輔穀。雖多。食之有節。不使勝食。既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亂。非謂醉也。凡飲酒至于微醺。則氣或喘息。中心不寧。神志渙散。是之謂亂。夫子齊時。酒雖不爲限量。飲之終不及于是。

不徹薑食。

徹。去也。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蔥、蒜、韭、薤。皆用以調和食物。殺肉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蔥、蒜、韭、薤。皆葷。食物中有之。必徹之矣。薑辛而不葷。故不徹。

不多食。

齊時食必節適。故不多。

雖疏食菜羹瓜。句祭必齊如也。

疏食。糲米飯也。古人食瓜。亦先祭後食。玉藻曰。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者雖微。薄祭則必齊如也。魯論讀瓜爲必。非也。故鄭公不从。乃宋人偏欲从之。吾不解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郊特牲曰。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廋焚。

說文解字曰。廋。馬舍也。从广。殷聲。周禮曰。馬有二百一十六匹爲廋。廋有僕夫。焚。今火。櫨。櫨亦聲。今本二字皆譌。

車中內顧。

魯論語無不字。曲禮曰。顧不過轂。是爲內顧。師古注漢書曰。內顧。謂儼然端嚴。不回顧也。薛綜注東京賦曰。內顧。謂不外視。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臯而作。

時哉。言雌雉集于山梁。栖止得時也。共。讀爲拱而立之拱字。當作𠂔。𠂔。竦兩手也。臯。故書譌作臯。且加口于左。非字也。唐石經作𠂔。劉聘君曰。當爲臯。張兩翅也。見爾雅。案爾雅曰。鳥曰臯。郭氏以爲張兩翅。劉說得之。蓋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𠂔。雌雉見之。疑將篡己。遂三振翅而起。章首

色斯舉矣之言。正爲此文張本。必如此說。方與章首意合。他說皆無當也。

先進第十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聖門弟子多矣。分爲四科。而唯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尤專目之爾。曾子、宓子賤。皆聖門高弟。不與顏子同列。德行之科者。顏子性敏蚤成。曾子質鈍。且少于顏子十六歲。于時尙幼。學未成也。子賤又少于曾子三歲。則尤幼矣。其從游當更在後可知。釋文云。鄭以合前章。然則以此十人。皆從于陳蔡乎。案太史公書。孔子隔于陳蔡。唯子路、子貢、顏子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無涉。不宜合也。

南容三復白圭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每讀詩至此。于此四言。輒往復吟誦。蓋深有味乎其言也。

子哭之慟

陳仲魚孝廉云。漢景君碑云。悲慟傷懷。武榮碑云。感哀悲慟。郭仲奇碑云。悲慟剝裂。李翊夫人碑云。慟切剝兮。皆作慟。慟从心。重聲。案說文解字。慟。本訓遲也。古通借爲悲慟字。後人不知段借之義。妄于右旁加力。非也。

曰。若由也。

陳仲魚孝廉據皇侃本。若上有曰字。又據漢書敍傳。小顏注引此。亦有曰字。聲案。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輒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奪去曰字。非也。

季氏富于周公。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聲案。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當周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王使會葵。工賜齊侯胙者。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于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數倍于前。多于王朝卿士。故曰富于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爾。周公非謂封于魯者。若魯之周公。魯國之外。尚有邢采地。周之外。猶有凡、蔣、茅、胙、祭。皆周公之富。以其所應得而不有富名。季氏有魯之半。安得與之相校。且記臣之惡而斥及君之先祖。其咎不僅擬不于倫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齊、陳氏厚施于民。而將篡齊。魯政出季氏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求毋乃監于齊事。而爲季氏聚斂以結怨于民乎。如其然。臣季氏而懷二心。一罪也。且有害于民。二罪也。故夫子深責之。

曾皙。

太史公書弟子列傳云。曾臧。字皙。說文解字曰。臧。雖皙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臧。字皙。然則下文點

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當作臝音如緘。

夫子歌之。夫子何歌由也。是故歌之。

說文解字曰笑不壞顏曰歌从欠引省聲。

異乎三子者之僎。

鄭公曰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陳仲魚孝廉曰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遵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臧在東秀才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若如孔訓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校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顏淵第十二

克己復禮爲仁。

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敬之曰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儋荷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以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此說本諸先師惠松崖先生必如此說乃與下文爲仁由己一貫。若依俗解則二己字成兩義不相應矣。

司馬牛。

太史公書曰：司馬耕字子牛。然則與冉伯牛名同矣。孔安國曰：弟子司馬懿。未知孰是。姑兩存之。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尙書甫刑曰：明清于單辭。片言，所謂單辭也。片言以折獄，惟子路其可。由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而稱之也。

咎繇。

今本作皋陶。蓋改自何晏始。而後人从之也。漢人皆作咎繇。馬班二史盡然。說文解字引書曰：胤咎繇。唐天寶中敕儒臣改尙書从時字。自是尙書作皋陶字。案繇、繇、繇皆以咎爲聲。則咎音同皋。何必改易。繇則繇遠。繇役皆用此字。異義同音。陶則徒刀反。音不同繇。不當段借。

伊尹。

鄭公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子路第十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葉公，楚之賢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爲楚縣尹。楚國之制，縣尹稱公。故曰葉公。直躬，直人名躬也。呂氏

春秋當務篇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此其事也。蓋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是故語孔子而取折衷焉。左氏哀十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于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

斗箝之人。

說文解字曰。箝。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箝。又曰箝。陳留謂飯帶曰箝。从竹。肖聲。一曰飯器。受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筥爲箝。此二字于論語未知孰者爲是。今論語字从竹。肖文未全也。許書不收。必也狂猥乎。

猥。急也。从犬。爰聲。孟子引此文。猥字如此作。論語作左犬右冒。非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鄭公注云。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松崖師曰。論語巫醫。乃卜筮之譌。龜筮不能知。不我告也。故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

論語 嶠 實 卷中

獻否成可。獻可去否之謂和。人可亦可。人否亦否之謂同。

論語堯質卷下

憲問弟十四

弩善歟。

說文解字曰：弩，帝嚳歟官也。夏少康滅之，从弓，升聲。案弩，歟官名。子孫世其官，自帝嚳歷唐虞至夏皆稱弩。堯時有弩，以善歟爲民除害。此所稱弩，左氏襄四年傳所謂有窮后弩是也。纂夏自立爲寒浞所殺，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傳云：浞因弩室生澆，及豷。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有窮本夷弩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弩字廢矣。

稟蕩舟。

顧炎武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澨，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安國注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聲案：紀年僞書，不足據。惟據左氏襄四年傳：伐斟鄩者澆也，及天問覆舟斟鄩，及此稟蕩舟，稟卽澆也。三文相參，事實符合。蕩舟，洵是覆斟鄩之舟，不待紀年爲證也。

裨諶艸耜之。

裨諶，鄭大夫裨竈也。諶，讀當爲印，烘于熤之熤。古字同聲，輒段借也。毛詩傳云：熤，炷竈也。說文解字曰：

熤、炷也。炷、行竈也。名竈故字熤也。爨、造也。从井、办聲。讀若創。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周官太宰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鄭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管仲執齊之柄。凡事無不統攝。猶周之太宰也。伯氏蓋有大罪。管仲蓋詔桓公以八柄之法奪之。罰當其罪。故伯氏窮約終身而無怨言。疏食。菜食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鄒陽傳云。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案論語孔子之言。齊桓與晉文並稱。統指二公生平行事。陽以法而不譎。專指殺哀姜一事。蓋斷章爲說。不必如夫子意也。又案今本作正而不譎。準此以例上句譎而不正。正字亦必作法。蓋古文法字作金。學者罕見金。多見正。何晏非學人。安識金字。故誤爲正。後人因之爾。蓋晉文如城濮一事。執宛春。許復曹衛。使告絕于楚。又使宋賂齊秦。藉之告楚。詭譎甚矣。請隧圍陽樊。召王而以諸侯見。不可以訓。故曰譎而不法。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胾。命毋下拜。桓不敢承命。卒下拜登受。公羊莊十三年傳曰。桓公之信。箸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莊廿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曰法而不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鄭公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

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案穀梁莊七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此十一會。去二會則爲九合。公羊莊十年傳云。桓公之信箸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則九合宜斷自柯始。北杏在其先。范氏數北杏非也。左氏僖三年傳云。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言謀伐楚。則兵車有無未可知。不應在九合之數。公羊僖九年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亦不應入九合之數矣。鄭公解九合。確不可易也。若必欲改九爲糾。則似終桓之世。未有兵車之會。穀梁氏兵車之會四。何以云焉。曷弗思之邪。

自經于溝瀆

太史公書齊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裴駟引賈侍中左傳注云。魯地句瀆也。索隱。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然則自經于溝瀆。正謂召忽從子糾死于句瀆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云。云中。天子之言也。易艮象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或稱此易文以相參證。或自爲此言。皆不必計。蓋論語廿篇。諸弟子各記所聞。各不相謀。故有異篇同文者。且同文而詳略不同者。不必在先者爲正。在後者皆重出也。如此文。孔子之言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蓋記彼文者未之聞爾。此則兼聞曾子之言。正相印合。遂并記之。不嫌多也。

子曰。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于行。君子恥之。里仁篇記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與此同意。若以恥與過對待分解。不辭甚矣。皇侃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義尤明哲。

微生畝。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畹。師古以爲卽微生畝。尾微字通。說已見前。說文解字。畹字重文作畝。云畹或从十久。

公伯寮。

說文解字曰。寮。穿也。从穴。寮聲。論語有公伯寮。今論語上从宀。非也。太史公書弟子列傳。作公伯僚。故馬注云。僚。魯人弟子也。宋人以其慤子路。故不以爲弟子。夫孔子之設教。來不拒而往不追。安知公伯寮不嘗受學乎。

慤子路于季孫。

說文解字。引作訴子路于季孫。訴。告也。从言。斥聲。重文作謫。又作慤。或从言朔。或从朔心。今論語作慤。从或字也。

有何夷而過孔氏之門者。

說文解字曰。夷。古文蕢。象形。蕢。艸器也。

圖哉磬磬乎。

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从石殸聲象懸虞之形殸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殸籀文省磬古文从殸案肩古文石殸古文磬古文作磬則篆文作磬隸變亦然論語圖哉磬磬古文磬也樂記曰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圖哉磬磬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德明以苦耕反磬誤矣陸在唐初已不識字何況後人。

高宗諒陰。

諒陰讀爲梁闇鄭公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

衛靈公弟十五

小人窮斯嫗矣。

說文解字曰嫗過差也从女監聲引論語曰云云今本嫗作濫通用字。
對曰然非與。

然者應女以予爲之間也非與者謂夫子非多學而識者與。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共已正南面而已矣。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易說卦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正也。此爲周後言之也。鄭公注尙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行夏時歷久不宜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公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爾雅詩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路。

周禮五路字皆从足不从車覲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月令四時之五路禮器郊特牲大路先路次路以及詩采芣路車乘馬韓奕乘馬路車諸路字皆同也如春秋內外傳及公羊穀梁凡車路字亦無不同惟尙書顧命四路字僞孔氏皆改作輅是其有心壞亂經字故特改之案說文解字云輅車輪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安可乘乎後人不識字因之改論語之路爲輅誤矣陸德明云輅本亦作路不辨其是非亦不識字也。

鄭聲淫。

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潛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躡躅之聲。使淫過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惡也。沒世而論定。則名定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斯名稱其實。不稱。則名浮于實也。君子循名責實。故惡名之不稱。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季氏第十六

且在挹域之中矣。而謀動干戈于挹內。

二挹字。皆古封字也。尙書敘挹諸侯。班宗彝。周本紀作封諸侯。班賜宗彝。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挹內甸服。挹外侯服。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挹。封古今字也。詩商頌。挹畿千里。卽封圻也。天子曰封圻。諸侯曰封域。大小之差爾。說文解字。挹。从邑。丰聲。古文封。作𡗗。从土。丰聲。聲同。故字同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公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貨。果囚季桓子也。聲案。伐顓臾事。不見左傳。豈因冉有見責而不果伐與。此言將有事者。未知其在何年。孔子言季孫憂在蕭牆。指謂其將來之事。時已有其端兆。鄭公言後陽貨果囚桓子。則此時在其前。

矣。案太史公書孔子世家云：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貨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時定公五年也。季氏將伐顓臾，蓋在此時。至定公八年，陽虎果欲殺季孫。季孫幸免爾，故孔子言此。鄭公稱陽虎事以說是也。蓋蕭牆之內，家臣所在，君安得至焉？于哀公乎何有？

友善柔。

爾雅曰：籛，籛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兼此三者，是謂善柔。依字柔，當作頥。說文解字曰：頥，面和也。从頁，从月，讀若柔。

友諛佞。

說文解字曰：諛，便巧言也。从言，扁聲。佞，巧調高材也。从女，仁聲。陳伉。

說文解字曰：伉，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伉。今論語省人，作亢。

陽貨弟十七

夫子覓爾而笑。

作莞大非矣。蓋夫子于是喜說而解頤，故曰「莞爾而笑」。說文解字曰：「覓，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从此。此覓字本義也。訓爲喜說者，借義也。」

子游對曰：「昔者从也。」

說文解字曰：「从，旌旗之游，从蹇之貌，从屮曲而下垂，从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从，字子游。今論語从作偃，得其音而失其義矣。又左氏襄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从將中軍，士匄佐之。又莊子齊物論：「顏成子游，名从，今亦皆作偃。」而从字遂廢，不復有見矣。惟晉咎犯之名，當正作偃字。蓋偃者，伏也。犯則逆上，是用反義爲字也。古人往往有之。如鄭公孫僑，字子產。僑者，流寓產者，土箸。又如驪莫，莫者，火不明也。其字然明，皆取反義爲字也。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蕩，讀當爲惕。說文解字曰：「惕，放也。从心，易聲。下文今之狂也蕩，當同此。」

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

鄭公注禮，輒云：「志，古文識。然則志，古字。識，今字。異文同字也。」易大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與此多識音同。」訓同。晦翁注易，音識爲志。于此則否。且論語諸篇，識字不一而足。晦翁皆音訓並發，獨于此音訓全無。豈晦翁讀識爲知識邪？斯大謬矣。其詒誤後人，可勝數哉。說文解字曰：「艸，百艸也。从二艸，又曰蕒。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从艸，昂聲。二字絕異。自漢隸以此二字混雜互用。晉以後直以蕒代艸，而艸罕。」

用越至于今經傳史子諸書艸字絕不二見悉改爲萑矣而又異萑字畫繁而譌其下甲爲十何爲其然何不用簡易之艸哉

宋翔鳳按甲字古文作十鐘鼎文屢見

穿竅之盜

竅讀與竇同禮記儒行筆門圭竅即左氏年襄十傳所云筆門圭竇也穿竅謂穴牆而入竊一事也孔解穿爲穿壁竅爲踰牆非也

改火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案逸周書有月令解今其篇亡馬氏蓋猶及見之而引之與周禮司燿職四時改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稱鄒子之言以說與此馬氏五時之木同皆必述古稱先以明非出自己朱子不然殊違直而勿有之義

籒

說文解字曰籒局戲也十箸十二棊也从竹博聲古者烏冑作籒今羣書皆通省作博又曰籒圍棊也从収亦聲則與从大之奕同音異字

惡居下而訕上者

今本作惡居下流陳仲魚孝廉云漢石經無流字四輩經比工尼經音義引無流字鹽鐵論大夫曰文

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徵君曰：蓋因子張篇有云：君子惡居下流，茲涉彼文而誤。

惡訐以爲直者。

說文解字曰：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从言干聲。

微子第十八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楚人陽狂者，故曰楚狂。其姓字不著，蓋不欲令人知也。以其傍孔子之車而歌，聊目之爲接輿。皇甫謐爲之造設姓名，誕妄甚矣。

長沮桀溺。

二人姓名亦不著，目之爲長爲桀者，豈一則頎然而長，一則出言桀黠與？沮、溺則皆水名，何以稱焉也？沮水在楚地，或其家近焉而傾蓋之頃，未必知也。溺水則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者，于此無涉，何所取焉？據溺字以弱爲聲，音如灼反。陸氏釋文音乃歷反，依乃歷反之音，則字當作休。休，沈沒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矣。

遇丈人以杖何葭。

丈人姓名亦不著。以其年長，因目之爲丈人爾。何儻負也。說文解字曰：蓐，艸田器。从艸，條省聲。案：艸田器，蓋田中除艸之器。賴者，所需也。

植其杖而賴。

植，漢石經作置。見宋洪适隸釋。詩商頌曰：置我鞀鼓。鄭公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禮明堂位曰：殷楹鼓。鄭公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頌曰：植我鞀鼓。鄭公又注：尙書金縢云：植古置字。植其杖而賴者，丈人置杖于地而取蓐以賴也。說文解字曰：賴，除苗閒歲也。从耒，員聲。

夷逸。

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甯服輓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鼂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漢書禮樂志曰：殷紂斷弃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又古今人表以此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八人列伯夷、叔齊後。當膠鬲、師涓、鄂侯之上。據此二文，則班氏以此文爲殷紂時事。案孔君注：此云魯哀公時，體壞樂崩，樂人皆去，斯爲允當。班氏之說可並存，以廣異聞。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八士皆孿生，故伯仲叔季各兩稱，凡四乳也。釋文云：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案漢書古今人表列此八士于鄂侯、鬼侯之後，而當文王之下，則以爲文王時矣。據逸周書克殷篇，命南宮急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又尙書君奭，周公稱文王五臣，南宮括與焉。括适字同也，同于八士之名，而見于此二文者，凡三人，皆南宮氏。然則八士實南宮氏。始臣文王而後事武王者，其云成王時、宣王時，皆未有明據，不敢信從。

子張弟十九

當洒埽。

說文解字曰：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以爲灑埽字。然則此段洒爲灑，其義爲汎也。君子之道焉可灑也。

灑，馬融本作誣解，云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埽而已。如其說，則是爲門人護短，而斥言游爲誣。子夏賢人必不如此。馬說非也。漢書薛宣傳：宣移書有云：君子之道焉可灑也。雖不稱論語，師古以爲論語子夏之言。蓋古文作灑也。蘇林曰：灑，同也。兼也。義遠勝于馬氏也。蓋言君子之道，因人而施教，旣區別其材器，焉可使同而兼之。如此說，正合子夏語意。今漢書灑譌作灑，音義皆別矣。

堯曰弟二十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永終者、吉祥之辭。猶尙書金縢云、永終是圖也。不可解爲永絕。且堯之于舜、歷試廿年、乃授之政、慮其卽位之後、至于四海困窮、則所以知舜者、猶未審、奚遽禪位爲哉。包咸曰、允信困極、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恐亦未允帖。聲竊擬之曰、允執其中、兢兢業業、常以四海困窮爲念、則能覆育斯民、天祿用能長終也。此解是否、來哲詳之。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尙書湯誓、今文古文皆首尾完好、不似有闕逸、而無墨子所引此條文者、蓋今存之湯誓止是誓師之文、而墨子所引、則告天之文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是伐國必先告祭天帝、乃後誓師。湯之伐桀亦然矣。史臣錄其告天之文、與誓衆之辭、合爲湯誓。因秦禁而壁藏數十年、伏生所傳孔壁所出湯誓、僅存誓衆之辭、亡其告天之文矣。故墨子所引、今書不具也。孔君不敢質言、必稱墨子以說、以其文不具故也。而作僞者、竊取以入湯誥、明與孔君違異。苟有知識、當知其非孔氏古文矣。乃猶據之以注此文、爲湯誥之辭、豈其未見孔君注邪。

簡在帝心。

鄭公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見僞湯誥正義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

國語周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文雖與此經不同。而意則不異。實卽此經也。然則自此以上。皆湯誓文。作僞者亦竊取以入湯誥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詩敍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

言所重者三。民食也。喪也。祭也。孔君分民食爲二。恐未然。

嘉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創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終。

論語校質校譌

上卷二面十行嗟字誤十一行同

三面三行職字下其字

五面三行融字筆此

七面五行泰字筆畫此

九面五行悟字誤

十二面八行允字筆此

十三面一行平字誤

十四面五行學字誤

十五面一行然言誤則

十六面一行佳字誤

中卷十九面十一行已字誤

二十二面十二行晷字筆此

二十三面六行母字誤

十三行飛字不應

二十四面十四行褻字筆

二十五面三行禪字誤

二十八面七行今作火誤原

下卷三十七面十二行天子誤原

三十八面一行君其二字

三十九面二行虞字誤

四十七面二行急字誤八行與段字筆畫別此

四十九面十一行終字下脫畢字益

十六面四行按說文潔絜並從初聲初从刀从丰十五行按說文誦者累功德以求福廣雅誦累也
注周禮太祝亦云誦謂積累生時德行誦誦皆以累為訓所謂同聲之字義得相通
也說文引論語作誦用本字今論語作誦用借字此注以何本作誦為誤似太泥

十七面五行改此

中卷十九面九行說文當作躅

二十二面一行兩崙並當作兩崙此

二十三面十五行則空位矣當知則位

二十四面七行價字從賣與說文合此條本書偏八行聘字同

二十八面六行焚當依說文同十四行今依說文改正

三十面十四行也從白析聲此條皆誤從日十五行按史記列傳第七曾藏字哲奚容箴字子哲

藏作曾藏未
知所據何本

三十一面一行按說文點小黑也从黑占聲占與箴同音故點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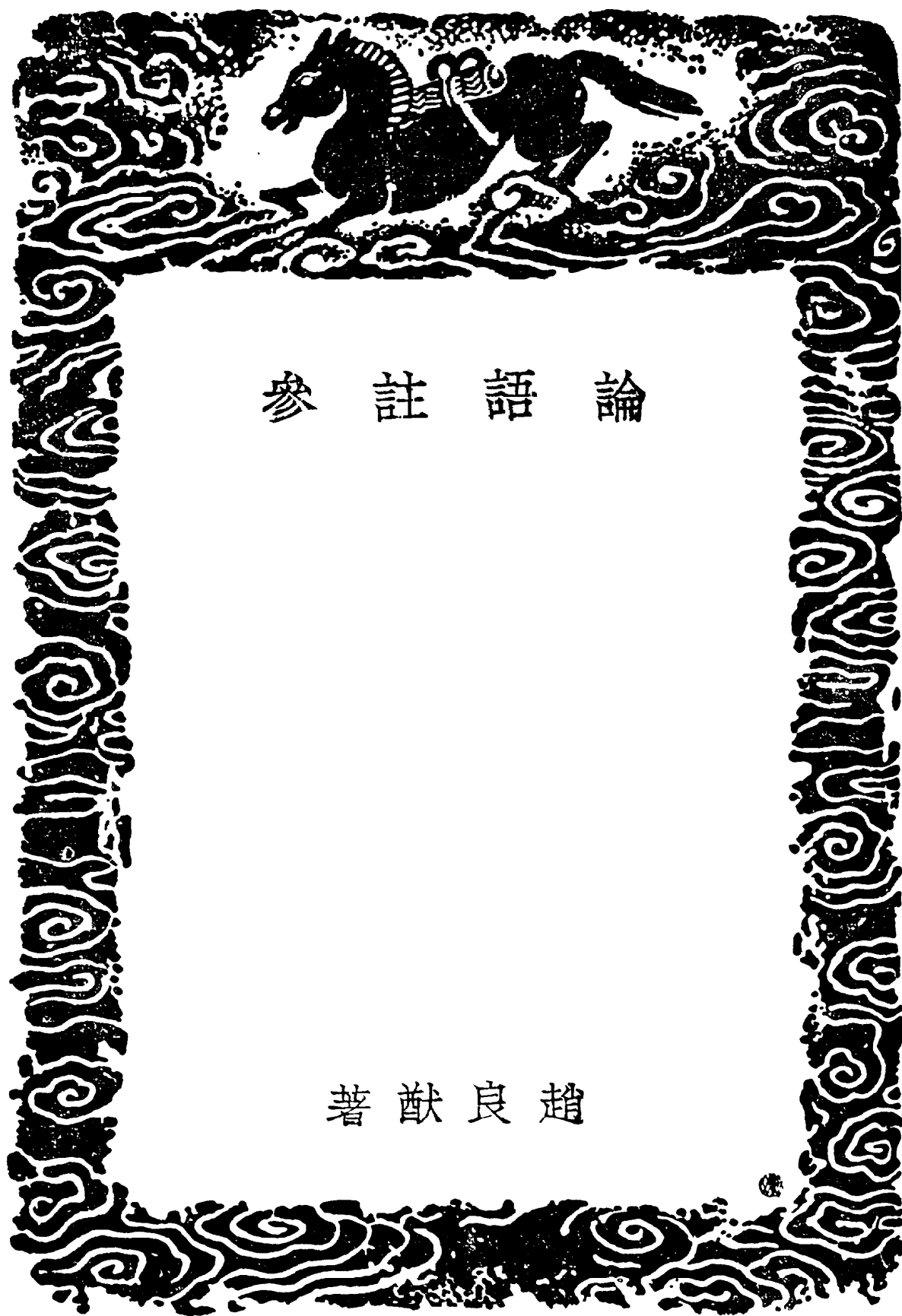
三十二面二行耕當依說文未从木推多丰者艸也隸省作耒本書上文从未六行答當作答下

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原本惟此字誤从卜下
皆从人不誤新刻注中咎字亦多譌舛悉當改正

下卷三十五面八行老切原本此一字誤作寡少一筆今依說文改

三十七面八行前又下卷十三頁賣字並同說見

四十七面八行汎音信當作汎說文汎灑也灑汎二字互相訓汎音義俱失矣
四十九面二行萬方有罪在朕躬罪字當重有



參 註 語 論

著 猷 良 趙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語註參目錄

卷上

學而十二條

爲政十二條

八佾十四條

里仁四條

公冶長十條

雍也七條

述而十三條

泰伯六條

子罕十七條

鄉黨十九條

卷下

先進二十三條

顏淵六條

子路十一條

憲問十九條

衛靈十條

季氏八條

陽貨四條

微子七條

子張五條

堯曰七條

論語註參卷上

清 竹坡趙良猷著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

按皇氏學有三時之說頗備。雖未可以此概諸大學成學。其義要可參用。
不亦樂乎

邢疏引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一曰在內曰悅。在外曰樂。

按集註從邢後說。然悅深樂淺。語自有味。愈足以見學之境地爲無窮也。

人不知節

何氏註。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邢疏曰。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

按集註。不取邢氏後說。然自學而朋來。自朋來而教誨。語意亦貫串。可備一解。

何屺瞻讀書記曰。此與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云世無見用者也。此對悅樂。故云不愠。中庸對半途而廢。故云不悔耳。

按集註。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本未說到世不用上。屺瞻恐人誤會其旨。而申明之耳。然論自明豁。

巧言令色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按此。以剛毅木訥章對看。最豁。

三省章

何屺瞻曰。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

按此句最好。

傳不習乎

何氏註曰。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邢疏曰。傳惡穿鑿。

按何氏邢氏之意。是傳字有二義。一則傳之自師。一則傳之於弟也。似可兼用。

朱竹垞經義考曰。魯論語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崔子弑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爲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爲亦。按此亦字。正惟弟子。讀正爲誠。君子坦蕩蕩。讀爲湯湯。冕衣裳者。讀爲綽。瓜祭。讀瓜爲必。賜生。讀生爲牲。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爲仁。折獄。讀折爲制。小慧。讀慧爲惠。古之矜也廉。讀廉爲貶。天何言哉。讀天爲夫。又讀躁爲傲。室爲室。謂之躁惡果敢而室者。

按瓜。讀爲必。朱子取之。其餘皆無甚深義。姑附於此。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

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并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尙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使民以時

何屺瞻曰。東漢韋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据。

按此說亦祇是餘意。自當以邢疏所引左傳王制周禮爲是。以衆所習知。故不錄。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按朱註。不取前說。而似取其後說。而稍變之。故講家皆分此章爲四項。若依前說。則分作五項。亦無不可。然非朱子之意。學者知之而不用可也。

父在觀其志

李詡戒菴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

按此說觀字最有意義。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邢疏曰。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按說北辰。祇如邢疏。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于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于動與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其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闢入于此書耶。

朱竹垞曰。按鄭氏註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作餽。云食餘。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問社。作問主。云田主謂社。無適無莫。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糒。音長。云糧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作餽。惡徼以爲知者。作絞。歸女樂。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厲已。讀爲賴。云恃賴也。又以申枨。爲孔子弟子。申續。子桑伯子。爲秦大夫。陳司敗。爲人名。齊大夫。老彭。爲老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下莊子。爲秦大夫。與諸家異義。

按共爲拱。歸豚。歸女樂爲饋。朱子集註用之。其他有可取者。今散見各章中。而摠附竹垞之所述於此。思無邪。

蘇穎濱論語拾遺曰。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按。理本無所不通。言亦各有所當。非一端而已也。必紐合爲言。未免費力。

有恥且格

何屺瞻曰。後漢書杜林傳。有恥且格。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正也。此所据不知何師之說。

按格。本有來訓。格汝舜。格汝衆庶。是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蘇穎濱論語拾遺曰。思無益。故不如學。十五志學。至六十時。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六十而耳順

韓文公筆解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此說。是以五十知天命爲主。自此至七十。祇是順天而至于與天爲一也。

都穆曰。予家藏古本韓文。有論語解。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云耳。當爲爾。曾謂泰山。云謂。當作爲。宰予晝寢。云晝。當作畫。人之生也直。云直。德字之誤。子所雅言。云音。作言字之誤也。三嗅而作。云嗅。當作鳴。鳴之。雉之聲也。回何敢死。云死。當作先。浴乎沂。云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云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作待。鄉愿。云當作內柔。

按都元敬所說未盡。如亦可以弗畔矣乎。云畔。當讀如偏畔之畔。予所否者。天厭之。云否。當爲否。秦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可與共學章。云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以立。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教民七年。云當爲五年。卽戎爲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云參。古驂字。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韓筆解。世多不信其書。以爲僞托。然施。讀爲弛。朱子集註用之。今節其義之可通者。散見于各章。而取都氏所說。并增錄之。總附於此。

又按邵博聞見錄。謂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是屬上句讀也。今筆解無此語。

至於犬馬章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按舊註本有二說。此說朱子不取。而取其後說。何屺瞻云。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亦覺其不安。而爲此牽就之詞耳。

色難章

何屺瞻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按何說。甚明豁可用。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按此說亦有理。閻百詩謂如此。則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節。語意相合。

孝乎惟孝

何氏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朱竹垞曰。漢石經殘字。作孝于惟孝。與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按惟孝。本作一頓。此說雖有據。不泥可也。

文質三統

邢疏曰。夏尙黑。殷尙白。周尙赤。此之爲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三王記

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註尙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十一月爲正。尙赤。堯十二月爲正。尙白。高辛氏十二月爲正。尙黑。高陽氏十一月爲正。尙赤。少皞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十二月爲正。尙黑。神農十一月爲正。尙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法地。質法天。周文法地而爲天正。殷質法天而爲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再而復。各自爲義。不相須也。所尙旣異。符命亦隨所尙而來。故禮緯稽命殷云。天命以黑。夏有元圭。天命以赤。周有赤雀。啣書。天命以白。殷有白狼。銜鉤。然亦不必皆然。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湯觀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武王伐紂而白魚入王舟是也。鄭康成之義。自古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惟殷周二代。

八佾舞於庭

邢疏曰。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昭公僭用之他廟也。

按僭用之他廟。故桓公廟用之。而季氏乃因而用之也。

邢疏曰。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杜預何休說如此。服虔謂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一十六。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取何杜之說。

按二二四人恐不成其爲舞當從服虔。

何屺瞻引私箋云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三家之堂

何屺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韓子筆解謂當作爲字言冉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何氏註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按考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康成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此或當時所見自得爲一義。

禘

何屺瞻曰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卽位而來見與顏註小異二說略爲近之按此以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義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

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禘祫之議。如聚訟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鄉。穆北向。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按王炎氏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祫。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祭神如神在

何杞瞻曰。朱註引程子曰。祭神。祭外神也。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按此說最豁。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按舊註。分爲二事。雖無礙于理。而不如集註之有味。

哀公問社於宰我。

何屺瞻曰。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張齊賢議中。

三歸

何氏註。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

樹塞門

邢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按曲禮。天子當寧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卽樹塞門是也。又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鄉黨過位。亦當在此。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註文不具耳。

按此疏說禮最詳。故錄之。

子語魯大師樂章

何肥瞻曰。總註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祇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方可用。釋如則清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人入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祇論音聲也。

里仁爲美章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石林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

君子無終食之間節

羅泌路史曰。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

按言於食祭見之。則固不足以盡仁矣。此祇是借祭始爲飲食之人。以見一食之不忘本之仁耳。非此句正證也。

無適無莫章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親也。

按邢氏此疏。是引釋文所載范甯之說。然厚薄之訓。似未爲的。存之以備一解可也。范氏又云。公冶長名芝。字子長。附錄於此。

事君數章

陸氏釋文引梁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

按人臣挾功而要其君。朋友恃勞而干其友。無厭之求。至不可忍。而辱與疏隨之。史冊詳矣。此說自可備一義也。又釋文引梁武帝云。可使治其賦也。賦作傳。附錄於此。

南容

王世懋曰。南宮适之爲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予獨非之以爲二人也。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縉。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敬叔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按此說。見王世懋讀史訂疑。朱竹垞作孔子弟子攷。引夏洪基孔子弟子傳略。與此正同。疑洪基引訂疑。而竹垞誤以爲夏說也。

邢疏曰。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康成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朱子亦云。夏曰瑚者。此非仍古注之誤。以明堂位亦不過出于漢儒之言。未必足據耳。

無所取材

何氏注。鄭曰。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說無所取哉。言惟取于己。古字材哉同。蘇氏拾遺曰。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

按蘇氏仍是古註之意。但云子路亦非誠欲入海。此語卻說得好。

吾與女弗如也

何氏註。包曰。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王伯厚曰。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此。

宰予晝寢

韓子筆解曰。晝當爲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

按王讜云。宰予晝寢。梁武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皆謂韓文公所說非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何杞瞻曰。程子又曰。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二句。安溪先生謂此說比註優。蓋恕卽甚。

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總註無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賜也非爾所及也

何氏註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按孔氏之意似言無加於人我之所能自主人加於我則出自人非我之所可主也然義頗迂遠不得語神

敝之

何屺瞻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按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十室之邑節

邢疏云衛瓘注云焉於虔反爲下句首

按王若虛辨惑序云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過于厚也王說自正然衛說亦可存參

自牖執其手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曰論語註禮病者居北牖下金仁山曰牖當爲墉室中北墉而南牖唐上柱國任君碑云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

亡之

何屺瞻曰。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按王充論衡。亦作無之。

君子儒。小人儒。

何氏註。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人之生也直。

何氏註。馬曰。言人之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按程子云。生理本直。乃推上一層說。馬註正對下生字說。義須兼備。筆解讀直爲德。言人生稟天地大德。似未穩。

可欺也。不可罔也。

何氏註。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按馬註。卽上二句說。語較直捷。

仁者雖告之章。

朱註。而憂爲仁之陷害。何屺瞻曰。陷字。元本作蹈。極善。

夫子矢之

邢疏引欒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按此說。義自可存。然以釋子路不悅之意。不甚明了。朱子之所以不從與。

何有於我哉。出則事公卿。章全。

何氏註。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按孔安國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疏曰。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覩。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與鄭說小異。然皆不作謙辭。近世有釋此。不作謙辭。而自負獨得者。不知其爲古所有也。第其說云。此外何有加于我哉。添出此外字。語意牽強。而鄭云。我獨有之。語亦稍失和平氣象。不若孔疏之渾而無迹也。蓋何有於我哉。猶於從政乎。何有之意。

自行束脩以上

張鳳翼譚輅曰。束脩二字。人知爲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飾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殷束脩至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歸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

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

按此自是一說。然朱註自本古註疏。何氏註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邢疏曰。束脩。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韓子筆解束脩末事。若人能勤行此小者。則吾自教誨其大者。

子行三軍則誰與

朱註自負其勇。何屺瞻曰。此句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證。更求進步耳。

按屺瞻此說。似有見地。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何氏註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所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邢疏曰。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

按此說於士字。雖有著落。然語頗黏滯。惟言若於道可求者。是主於義。語自勝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何氏註王曰。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按舊註意似謂不意韶樂之竟在齊也。

鄉先輩蕭拙齋學測云。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適齊。齊之韶自師摯始。夫子謂不圖摯爲韶樂。一至於斯也。

按拙齋之說。與古注小異。而意不甚相遠。

何屺瞻讀書記私箋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于斯也。李安溪云。只將註語略一挪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于如韶之美方合。

夫子爲衛君乎

羅泌路史曰。公子郢之德。實媲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不可爲君。而郢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求仁得仁。蓋以明其志之得也。知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公羊高以輒之拒命爲正。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

按路史之意。是以爲衛君對公子郢之當立不當立言。非指輒輒之爭言也。意自正大。而語尙未豁。

加我數年章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邢疏謂四十七時也。

按邢疏、四十七之說。不知何本。然古書多不可攷。雖行事尙有錯簡。況於所言。而必可以年實之乎。何註語自無弊。邢疏多事也。

執禮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詔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讀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也。

按此說。詳核可用。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何氏註。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

知之次也

何氏註。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按此句。卻直捷。

三以天下讓

邢疏引鄭註云。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蘇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

按子瞻此說穎濱曾駁其非是然論自新警。

興於詩章

韓文公筆解三者皆起于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于二矣。

按此可備一說。

三年學章

何氏註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不至于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蘇子由曰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于學三年而不見成功者世無有也。

按蘇氏說仍是古註之意但釋不易得不甚理順。

師摯之始章

何氏註鄭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隋書經籍志曰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朱竹垞曰如隋書所說是大師摯錄詩以關雎爲始也。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按竹垞以此二句爲一句讀以牽合隋書之說亦一解也。

子罕言利章

何氏註利者義之和也。邢疏曰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之故孔子希言也。

按太史公孟子列傳云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是漢初說書者已有定解今何氏以爲義之和姑取以備一說可也。

達巷黨人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註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

今也純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鄭註純黑繒也側基反按儀禮疏古緇紃二字並行紃帛之紃多誤爲純周禮純帛註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太宰

邢疏引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註以爲是嚭也。

按朱註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用孔註也邢疏曰以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

然發問豈必上大夫。楚陳皆有太宰。宋皇國父爲太宰。傳亦未嘗言爲上大夫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

何氏註。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邢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

按此說。頗與下意貫串。何屺瞻讀書記。吾有知乎哉五字。卽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自註說。本朱子又引程子。無知也者。盡以告人。與無隱乎爾同。然則程朱亦嘗取註疏說也。

鳳鳥不至章。

韓子筆解。王道盛則四靈爲畜。非但受命符爾。

按朱註。正用舊註。孔氏說。似此更進一解。

何屺瞻曰。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總註。張氏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如有所立卓爾。

何氏註。孔曰。其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按朱子之說。精微詳盡。說理之處。非先儒所及也。此僅可備一解耳。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王充論衡曰。孔子罪子路也。已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

按集註謂臣爲家臣者。從包註邢疏也。夫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行且不可。意子路以家臣治喪。未爲過也。下云且予縱不得大葬。馬註謂不得君臣禮葬。集註從之。是王說亦可存參。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何氏註孔曰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

按聖門欲以君道尊師。非一日矣。故曰久矣哉。伯牛有疾章。集註亦云。伯牛家以君禮尊夫子也。

雅頌各得其所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賁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疏之遺。

不舍晝夜

王伯厚曰。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夜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是道也何足以臧

何氏註馬曰。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善。

按馬說似爲添出而朱註無明證也。何屺瞻讀書記曰：胡康侯解詩云：不伎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伎，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胡說正二節之意，朱說正此節意也。子路以不伎不求爲主，則須常把持不放，以仁義爲主，則自然中節而不至有伎求也。

歲寒章

何氏註：大寒之歲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民須歲寒而後別之。

按何屺瞻云：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正用舊註。

後生可畏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此過於厚也。

按東坡以此等爲有爲而言，極有深意。

唐棣之華節

何氏註：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按舊註：上章合此爲一章，故有此牽強之說，似不足取。

未之思也

何氏註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侃侃如也。誾誾如也。

何氏註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按此與朱子註正相反。然自有深意。漢訓近古。似爲可從。朱子釋誾誾爲和悅。而加而諍二字。或亦有見於此也。近世有論此註。謂不當加而諍二字者。則何如仍古註之爲得耶。

執圭享禮

邢疏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

按邢疏廣引大宗伯公執桓圭以下。而謂此朝王及相朝所執。以廣執圭之義耳。其釋聘圭。固引玉人之文也。朱註偶未詳檢耳。又典瑞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註璋以聘夫人。以琮享之。聘禮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是圭璋以聘。璧琮以享也。朱註用圭璧亦非是。

上如揖。下如授。

何氏註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邢疏曰。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

按此亦可備一說。

君子不紺紕飾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纁。則緇不可爲近喪服。

按邢疏亦知緇之非纁。而不能正孔氏之誤。石林正其誤矣。而亦無以釋經也。愚謂非獨緇不得爲飾。練服卽紺亦不得爲齊服。齊服元冠元端。非紺也。意者紺緇皆間色。其不以爲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乎。

緇衣羔裘節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索鞶。注。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裘用緇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聘禮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麕裘青犴褻絞衣以裼之。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

按邢氏此疏最爲詳核。但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

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卽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旣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定九年傳云。暫幘而衣狸製是也。故知兵事亦用黃衣狐裘也。

必有寢衣

何氏註。孔曰。今之被也。

按寢衣無攷。朱子移此句於齋必有明衣之下。故解此殊覺費力。若從古本次之。則孔註語自簡明。

必朝服而朝

何氏註。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按。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知其誤。乃云視朔之服。然本文言朝服。何得云視朔服也。玉藻云。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朝服緇衣。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是此節的註。夫子旣致仕。或不從視朔。而但朝服而朝也。

齊必變至多食。註疏以必有明衣布屬上節末而以齊必變食爲此章首。

邢疏曰。自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若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之

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

按邢氏此說甚有意義。凡常雖聖人恐不能如此。勢有所不可也。又況聖人之言則著爲教。若責人之凡常如此。是不知民生之疾苦艱難矣。

不時不食

何氏註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割不正不食

邢疏曰。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剖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

何氏註。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曰。祭。謂祭先也。按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物雖薄。亦祭先也。

席不正不坐兩節註疏。以鄉人飲酒屬此章。

邢疏曰。凡爲席之禮。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是禮之正也。

何氏註。孔曰。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按此疏。未豁古人以此節相屬者。恐是夫子爲大夫居鄉當異席。而又不欲以不齒之禮。倣其長者也。

鄉人儺

劉昭註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譙周論語註云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

廐焚章

陸氏釋文引王弼註云廐公廐也。

王讜曰不問馬今人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聖人豈仁于人不仁于馬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

按禮雜記載夫子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疑公廐之說爲非而讀不爲否其說似新然筆解却無之。

君祭先飯

雜泌路史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玉藻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此路史於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按路史此說是以先飯爲所祭之神論自該博但君祭先飯無與夫子事無庸記於鄉黨觀其後引先飯黍而後噉桃事牽強回護其謬自見學者知有此說可也。

入太廟每事問

先伯父環石公云。八佾篇是記言。鄉黨篇是記事。

按邢疏亦不以此爲重出。

山梁雌雉註疏以此另爲一節

何屺瞻曰。邢疏曰。梁。橋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嶺爲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似非。翔而後集。何集解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註中謂上下必有闕文。

論語註參卷下

先進後進

何氏註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與時損益。後進得時之中。先進有古風。

按此註。稍牽強。然謂先進後進。爲先仕後仕。正對下用字言。義亦可從。邢疏乃因下章鄭註而謂此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前後之輩。語極無理。

何屺瞻引伊川云。矯枉以救文之弊。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又云。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

按此爲重質之說。尙未說到。中後進自是文勝。故救之以質也。古註云。後進得時之中。是體貼君子也。三字猶居其國。不非其大夫之意。不可泥也。

皆不及門也

何氏註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按鄭此語。本牽強。邢疏因之。而以釋上章更謬。韓筆解。謂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亦不穩。

何屺瞻曰。程子言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

孝哉閔子騫節

何氏註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按此謂父母兄弟皆信其孝故人不能離間義亦可用。

蔡虛齋曰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接近有以孝哉閔子騫五字屬人言者義亦可從。

孔子對曰

邢疏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

按論語無與臣言而稱對者惟季康子屢稱對邢疏言或可從。

顏淵死鯉也死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則鯉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據其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卒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歲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詞也。

按邢氏此疏辨駁明白而終之曰或以爲假設之詞也語謬甚。

季路問事鬼神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序云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爲實告之此過於深也。

按王氏之說非是。集註謂不可躐等。故告之如此。猶是推原之意。然事人卽能事鬼。知生卽是知死。固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季氏富於周公

何氏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邢疏引杜預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按此語有理。言魯之執政。乃富於王之執政也。邢疏又云。魯其後也。則仍爲元公矣。

屨空註疏。以此章連上柴也愚章。

何氏註。一曰。屨。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按此說可用。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韓筆解。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註疏。連下論薦是與爲一章。

何氏註。孔曰。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聖人之奧室。

論篤節

何氏註。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按此。似是與二字。猶言是所謂善人與。以上二說。似不可用。

子路問聞斯行諸

何氏註。包曰。賑窮救乏之事。邢疏。若周人窮乏。當賑救之事。

子畏於匡章

韓筆解。死當爲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

點爾何如節

鄭曉古言曰。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傍。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按此說。卽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說此節極好。

鏗爾

何氏註。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浴乎沂

韓筆解。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無浴之理。

按此說可用。

浴乎沂 三句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王充曰。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曰。諷乎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按此是伯厚不取王充仲長統之說也。王充論衡載此爲雩祭。暮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乎沂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其說絕異。故不足取。然以浴爲涉。其卽筆解以浴爲沿之所出乎。

詠而歸

何氏註。包曰。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曾皙後

何氏瞻曰。曾點是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不是自喜見許。真以夫子爲薄三子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

何氏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按古註。此二句不作點問。最爲有理。不然。夫子已告之以安見非邦。不當復問赤之非邦也。在邦在家。

何氏註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去兵去食

何氏瞻曰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卽其民也召募始于桓文初無所據當孔子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下二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

按此說固是矣然此祇是言時危數極敗亡糜費有不得已焉耳兵以義死財以兵散而信自在天壤間蓋民信已在前至此不過下罪己之詔布哀痛之言以使民振起耳非去兵去食之後單有一箇使民信之法也近世又有謂去兵是去甲冑戈矛者尤非是

子貢曰惜乎節

何氏註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按此至君子也斷句猶言論此君子也與上君子質而已矣針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何氏註鄭曰言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詩之異義以非惑也

按古註是以此二句跟是惑也說猶言不足以富己之德而適足以爲異而爲惑耳然惑卽不能崇德未嘗不兼頂上段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何氏註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何氏註馬曰佞人黨多。

按此句道盡古今奸僞之輩。

先之勞之

何氏註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按此說亦似有意味。

子之迂也

鄭論語註迂作于往也。

按以迂爲于者疑子路不當以迂加之夫子也意自可存。

其身正章

何屺瞻曰此節要重講下截輕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魯衛之政兄弟也

何氏註包曰周公康叔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按此則政字是指其盛時言之與朱註相反然可參用。

冉子退朝章

何氏註。周曰。謂罷朝於魯君。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事者。凡行常事。

按此自是一說。然不如鄭註之穩。故朱子從鄭說。

吾黨有直躬者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按鄭論語註。亦云直人名弓。然胡致堂謂以直躬爲人名者。妄甚。其言是也。姑存之以廣異聞。

其父攘羊

何氏註。周曰。有因而盜。曰攘。邢疏。因羊來入己家。其父取之。

按邢疏。不知是以意言之。或相傳有此語也。存之以廣異聞。

直在其中矣

邢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何屺瞻曰。如何要隱。正謂其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因論春秋書。夫人遜于齊。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剖析及此。

經然小人哉

韓筆解。經。經。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誣也。旣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耶。當作之人哉。於義得矣。

按此可備一說。然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似其言從此節出也。

人而無恆章

何氏註。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按鄭註。巫醫句。語意未明。然以下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對看。似謂無恆之人。其病不易治。雖巫醫無如之何。猶心無定主。卽易亦不能占也。惠伯論南蒯之筮。亦是此意。邢疏不能爲之發明。

憲問恥節

何氏註。孔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按此以恥也。單屬無道穀說。亦是一解。

俱不得其死然

李豫亨推蓬寤語曰。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羿則已然也。

按此說有理。

問子西

何氏註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

按鄭子駟之子公孫夏爲子西或人不當以此爲問當以楚子西爲是。

彼哉彼哉

何屺瞻曰彼讀若賁卦之賁哀也廣韻在五寘中註召白公致亂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按屺瞻攷白公之亂事甚精以彼爲哀哀其將致亂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

何氏註孔曰管仲奪之。

按此或伯氏有罪管仲爲政而黜其邑亦不可知亦未必其自有之也書社三百未必是駢邑三百。

貧而無怨難章

邢疏引江熙曰顏回無怨不可及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管仲非仁章

何氏註王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旣難亦在

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何屺瞻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耳。

其言之不忤

何氏註馬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

按此正與朱註相反。然可與先行其言。及恥其言而過其行諸章相發明。

陳成子弑簡公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哀公三桓之不足以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

按子由此說自好。但後謂孔子誠克齊而返。誰與保其功。則孔子之所不爲也。是孔子但以言嘗其君。而不以身履其事也。與胡氏先發後聞之說雖不同。而同一妄而已。故刪之。

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

按東坡此說。爲哀公計最好。亦最得夫子請討之意。而子由乃以爲不然。何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

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于我。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按此以君子小人同絃歌章爲一例。亦是一解。

爲人爲己

何氏註。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邢疏引蔚宗曰。爲人者。馮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也。使乎使乎。

王充論衡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按論衡此說絕異。存之以廣異聞。

君子思不出其位。註疏連上節重出者讀。

何氏註。孔曰。不越其職。邢疏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

按朱子取范氏之說。亦是此意。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按朱註。是平對。不作一串說。然言過者。欲有餘之辭語。亦未深穩。或祇如邢說可也。

作者七人矣。註疏連上節讀。

何氏註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邢疏曰。言爲此行者。凡有七人。邢疏又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按此皆朱註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者。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何屺瞻曰。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便大懸絕。晨門祇見得難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

按屺瞻此說極好。

諒陰三年

何氏註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康成以爲凶廬。非孔義也。又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按此下邢疏所云皆見晉書二十卷禮志中非預傳也。邢誤稱傳耳。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尙書會僕射盧欽論之。惟杜預以爲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

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預又作議曰。此下參晉書增錄之。而稍節邢疏所引。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答曰。何必高宗云云。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之喪。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議奏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按孔以信默釋諒陰。愈于鄭氏凶廬之說。邢疏引杜預以明天子之禮可也。若杜預本爲皇太子議。皇后之喪服。此則不可。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豈得謂既葬除喪乎。太子爲母后服三年。無所謂荒大政。何必云諒闇終制乎。

衛靈公問陳章

蘇氏論語拾遺曰。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爲學而已。不知其他。黎彌謂齊景公。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之所以待孔子者。殆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黎彌也。久而厭

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按此說甚好。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註疏以未之學也。截爲一章。而以此下另爲一章。

何氏註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按明日遂行。當屬上另爲一章。在陳絕糧以下。當另爲一章。非必一時事也。孔註去衛以下。與史記世家不合。然史記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嘗辨之曰。是時陳蔡方服于楚。若楚王來聘。陳蔡安敢圍之。今按孔註。陳亂。故乏食。亦不言兵圍。孔安國在馬遷前。當可據也。

子張書諸紳

何氏註孔曰。紳。大帶。邢疏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按此祇說得紳帶之制。古既無筆與墨。則紳何以書也。鄭註終辟。辟垂云。辟。讀如禕冕之禕。謂以繪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禕其紐及末。士禕其末而已。竊謂既有繪采之法。則亦必有書之法也。禮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一時倉卒。若必如古人竹簡之書。恐無及矣。且人臣朝君。

日有事焉。若不能書之。而又可揩拭去之。亦不能日易其笏也。大戴禮。武王帶銘。云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則帶有書舊矣。

如之何者 二句

何氏註。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按此。不以如之何者。連上句讀。義自可通。

好行小慧

蘇氏論語拾遺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于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按此說。正取魯論語。讀慧爲惠之說。而申之也。釋難字未豁。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何氏註。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有馬不敢調良。則借人乘習之。言此者。以時多穿鑿。邢疏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舉喻也。

按包註。言時多穿鑿。似專指闕文。故邢疏以有馬句爲舉喻。言闕文以俟知。猶有馬而俟人調良也。蓋馬借人乘。此最細事。當孔子時。亦未必無之。故其說如此。然解殊費力。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余也。嘗聞之先伯父環石公云。君子躬耕而學者也。其窮而在下。不得謂以學窮。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其達而在上。不得謂以耕達。故曰學也。祿在其中。而要之餒與祿。非君子之所憂所謀也。始終一道而已矣。

知及之章

何氏註。包曰。知及能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邢疏曰。此論居官臨民之法也。不仁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

按此說。與下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爲一串。可從也。但邢疏。以雖得祿位。必將失之。釋雖得之二句。則大謬。恐是言雖得民之情。必至于失之也。

邢疏。又引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引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按此二說。皆可用。

民之於仁也章

邢疏。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亦得爲一義。按此說。嫌首句加遠字。

遠人不服

何杞瞻曰。動干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邦分崩離析

何氏註。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按此只指民言爲是。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鄭康成論語註。邦內。作封內。

按封字似較穩。顓臾爲魯附庸。不得云邦內。而可云封內。上邦域之中。亦當云封域之中也。

蕭牆之內

何氏註。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按此釋蕭牆字面。亦未必確。而朱註因之。但不詳耳。其謂後陽虎囚桓子。釋憂在蕭牆之意。則確矣。而註不用何也。

天下有道章

何氏註。孔曰。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死於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所囚。馬曰。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按此就魯言之。亦自可通。但言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三世字殊無據。此融之陋也。

則庶人不議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旨微矣。

按此說亦得間之言也。

其斯之謂與

何氏註。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按註疏。民無得而稱焉。作民無德而稱焉。言其於民無德。故無稱。則斯字。卽指德字。自直捷不必移誠。不以富二句于此上也。

邦君之妻章

何氏註。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刑疏曰。夫之言扶也。言扶成人君之德也。

鄉原德之賊也

何氏註。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

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將命者出戶

何氏註。爲其將命者不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按將命者不己句。雖想當然。而語未穩。何屺瞻曰。士相見禮。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是將命者。夫子之人也。又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則是孺悲終得在門牆之列者。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

按此說最好。與牽強回護不同。

惡微以爲知者

何氏註。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微子去之

羅氏路史曰。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周本紀。抱器者爲太師疵。少師強。而非箕子。微子也。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

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按此論破千古之惑。是路史中議論之最純正者。

朱張

邢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邢氏謂行與孔子同。故不論。與我則異。於是句相矛盾矣。此自記言者偶逸。非有義也。又韓文公送王秀才序。謂荀子所云子弓。是馯臂子弓。則亦未可決然謂爲朱張也。

放言

何氏註。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王伯厚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有味。

按此說最好。

大師摯適齊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之後。誤合二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

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

君子不施其親

何氏註。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周有八士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包註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閻若璩曰。楊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爲卽仲忽。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三巫。卽伯達。君奭有若南宮括。卽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

按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而命之以敬。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惟固允讓。註云。厲。獎厲也。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續。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則謂爲文武時人者。正非無所據也。

子夏之門人章

何氏註。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

按二句道得好。

余鄉先輩蕭若拙名思先生交說曰。子夏論交。本諸夫子之言。可者與之。卽親仁友仁之旨。不可者拒之。則無友不如己之旨。而子張述所聞以格之。過矣。蓋子張所聞。是夫子概論與人之量。而非所以論交也。於衆則容之。於不能則矜之而已。非友之也。

大德不踰閑章

何氏註。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邢疏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大小。而行亦不同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仕而優則學

何氏瞻曰。上句爲世卿言。下句則草野之秀民。聖門無突然言仕者。

喪致乎哀而止

何氏註。孔曰。毀不滅性。

按此亦可備一說。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何氏註。包曰。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按此釋困窮字不穩。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氏註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韓筆解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桀之罪也

按二說皆與朱註不同存之以備參可也

何屺瞻曰簡在帝心當兼頂有罪句說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何氏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邢疏曰秦誓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民食喪祭

何氏註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按此以四項平列亦是一說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韓筆解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按此說亦可參用

先君年卅五。於乾隆壬午二月下世。時不肖年十一。而弟於是年六月始生。固未知讀父書也。稍長受學。而苦不識用功。多取速以了事。先慈訓之曰。自吾來汝家。汝父年十八耳。每見其讀書燈下。反覆不已。又無力購書。多借人書手抄。日夕不倦。豈如汝輩之草率如此哉。因授以先君所寫學庸大全。及唐人中晚詩。金中州集摘本。自是稍知自戢。亦不知有是書也。今年夏四月。先慈見背。呼天搶地。無以爲心。檢點栝棧。以無忘口澤。乃得手批論語二本於奩具中。各以小紙條粘於各章之下。而以蠅頭小楷書之。蓋凡古註與儒先之有異說者。無不萃於其中。因愈以知先君之好學不倦。非不肖等之所能繼述。而回憶先慈之言。恍如昨日。而音容已不可復接矣。痛復思痛。較之痛定思痛者。更何如耶。相對潄潄。匍匐苦次。謹逐條錄出。以質世之好學者。嘉慶四年七月十一日男紹祖謹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質埃語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長沙南正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各埠
務 印書館

